



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道关是语言，它是构建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汉字作为持续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统，语言

好的文学语言是作家毕生追求

李春平

创新优势体现在多个维度，既包含结构本身的独特性，也涉及文化传承与信息时代的适应性。从发展史看，历经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的形态进化，证明汉字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活态文化遗产。视觉思维的编码系统，意象化语法结构的汉字，以“六书”构字法为基础，形成视觉符号与概念的直接关联。如“休”字通过“人倚树木”的会意传递“休息”概念，这种具象化编码比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更易触发联想记忆。新词生成机制通过已有字素的重新组合，这让中文创造新词无需增加新字形。书法艺术将文字转化为视觉美学载体，形成世界上唯一的文字艺术体系。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指出：“汉字 LOGO 的设计可能性是拉丁字母的 17 倍。”因其可同时操作字形、字义、笔画三个维度。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先天具有无比强大的优势，即文学语言的创造性。丰沛的词义，单一的音节，复杂的组合，汉语的这些自然禀赋，给作家的语言创造提供无限延伸和变幻万千的可能。海明威乐于“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把它作为自己的写作箴言，且收获颇丰。“寻找”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属于自己的句子”就是完成语言的个性化，这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鲜明特质。一个成熟作家，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全新的语言创造。每一次创造，都是一次自我更新、超越和否定。或典雅，或优美，或深沉，或质朴，或灵动，或俏皮，或幽默，或哲理，都是用自己的句子表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创作个性的重要标识。语言有特点的作家，将他们的名字隐去，我们甚至可以用“盲审”的方式，从语言上分辨出作品是谁写的，因为他们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辨识度，阅读量较大的读者能立即对应上。

从文学史上，从唐诗到宋词的演变，从格律诗的衰落到长短句的兴盛，是语言在创新中的变革引发了新文体“词”的诞生。在当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新写实主义，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实验。汉语的独特魅力通过这些实验文体所形成的文学现象得以集中释放，致使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试验田中，生长成为壮观的语言丛林，光华绚烂而生意盎然。优秀的句子源于作家对社会状况的准确把握和对生活细节的悉心洞察，并进行高度凝练和形象表达的结果。它从孕育之始，就自觉排斥了假大空和高大上的词汇，自觉规避雷同他人和自己已经有过的词汇表达，独辟蹊径，抓住生活和事物上的本质与细节，着眼于观察对象的某个侧面，用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朴素而洗练、精准而本质的描述。精彩的语言，是沙漠里的绿洲，朽木上的嫩芽，暗夜中的烛光，与文本内容的高度契合和适配，让人心弦震动、灵魂颤悸和精神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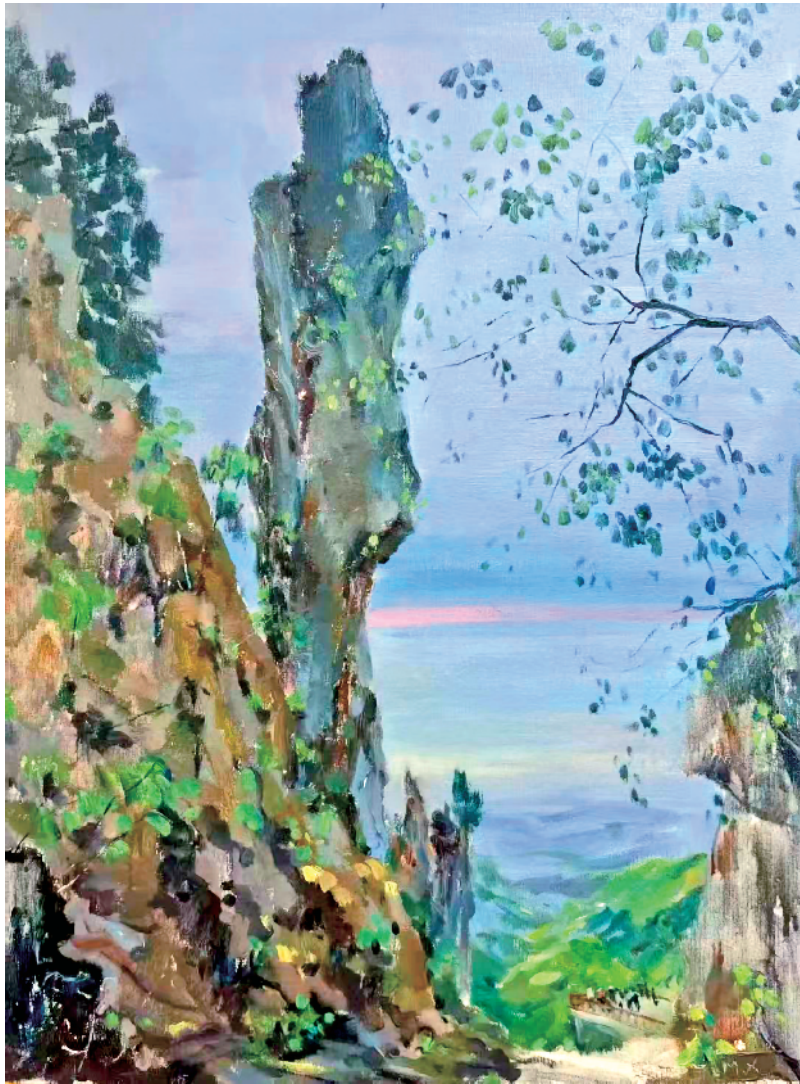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以“文本的快乐”理论，主张通过自己的写作完成表达方式和效果的语言行为。他强调要以文本的深刻感悟，来传达难以言传的作文写作和接受过程的微妙复杂程度，从而使其写作呈现出不同凡响的创造性。这种愉悦具有一种喜剧性的效果。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强调了语言活动的意义，主张不要把语言看作孤立静止的描述符号，而要看作体现生活的动态人类活动。不难看出，优秀作家都看文学语言的创造符合了写作规律，滋润着枯燥的静态工作。王尧的小说《民秀》开篇就说：“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把太阳想象成了一张纸片，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尧形象思维的奇妙之处。毕飞宇说他会半天想一句。以我的猜测，他不是思考故事的本身，而是在思考用怎样的语言去叙事。所以，毕飞宇的小说有着音乐般的叙事节奏。唐诗人贾岛说：“两年三句得，一吟双泪流。”这是为自己的好句子而感动。写作是件耗心血的脑力劳动，作者沉浸在自己的创造中，静静地享受老农收割麦田一样的喜悦与适意，品味和把玩他笔下的句子，并为这些句子默默地献上感母般的爱意与祝福。创作者的快乐，其实就是如此玄妙，又如此简单。这也是一个作家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密钥。

一个作家丰沛的想象力通常表现在结构故事和创造语言的能力上。创作能力的衰退首先表现为语言表现力的弱化，往往词不达意或造句平庸。词不达意使叙事语言的方向跑偏，平庸的表达必然使作品暗淡无光。所以，创造语言是一个作家毕生的追求。追求越执着，越会产生语言焦虑和造句困惑。作家在享受自己创造语言的快乐时，通常会把这种快乐通过文本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中可以感受到语言的快乐，跟随故事节奏或讲述进程徐徐前行，将语言带来的愉悦转化为继续阅读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动力，直到读完全文。难以卒读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叙事语言的问题，要么枯燥无味，要么脱离应有的叙事逻辑。像《红楼梦》这样真正的经典作品，从故事设计到人物命运，从宏观构架到微观字句，都是无可挑剔的。

也有作家认为，小说创作不要用形容词或尽可能少用形容词，尽量追求质朴的表达。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又过于随意，忽视了对汉语的修饰之美，失去对创造性的敬畏之心。如果一点作家的语言欠于平淡，特别是对于小说而言，必须有补救措施，补救的唯一办法是有一个精彩动人、悬念迭起的故事。一些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往往语言上是粗糙的。从作品终端审美角度看，读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是一个完整文本的每一个单纯地纠结于曲折的叙事和人物命运的。在阅读中，面对的建筑材料，贯穿文本的，不是单纯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境。如果没有让人怦然心动的句子，没有鲜活灵动的语言，就很难把读者带入小说的情境中并产生情感共鸣。

作家的语言创造，是通过语言实践获得的深层快乐，这包含个体审美体验，并将这种体验传递给读者，共同完成语言的全部使命。作家应当具备敏锐的语言感知力，善于捕捉时代脉搏，将个人的审美追求与社会文化需求相结合。同时，读者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和欣赏语言的多样性与创新性。不断地进行语言创造，增加文化更新和文本创新的动力。算法语言盛行的时代，汉语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更新迭代，更应该让人们观赏到语言的“奇花异果”。保持对文学语言创造的高昂热情，是守护人类精神快乐的重要方式，真正能够让汉语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原载《光明日报》2025 年 7 月 6 日 14 版)



南宮尋幽

黃陳光作

一碗泥巴一碗饭

刘云

黄泥巴、黑泥巴，在我祖父眼里，等同于粮食、庄稼、饭食，一碗泥巴一碗饭。

到了老年，祖父种不动地了，还是喜欢在门前门后、沟边坡边的旱地、水田边转悠。眼里看着地，他老人家面上就高兴，笑笑地跟人说话。春天看，村上爱说笑的晚辈就说，叔又在谋划生产哩。夏天看，是叔在测产。秋里看，是叔在验收生产队的产量。话这样一年一年说着，生产队就变成一家一户种地，头几年大家种得仔细，后面就马虎起来。有后生说种地不来钱，光糊个口有什么劲！祖父越看越叹气，低声说：“哪天开始饿饭了，就不瞎说了！”

难得他进城来我外婆家住一阵，祖父的长话短话说完了，就说如今乡下种地的简慢，最喜欢给我说，也给我父亲说，有时一个人说，站我们家院子给天说，给吹动树枝的风说。那时我已在外面做个小领导，年年下乡去催种催收，有时春里去，有时夏里去，有时冬里去。我回外婆家休个周末，碰巧祖父在，就与我说说乡下的话头来。他见我也有兴头，说了水果玉米，田里种了天麻和茶叶。这样说着祖父高兴起来，说地里种些啥总是叫人心安定的，一时就冒出一句：“一碗泥巴一碗饭。”

祖父给我父亲说话，两人常会呛起来。比如我家住的老院子是有空地的，却胡乱种些花草，一定没正经侍弄。他说：“不如种些菜蔬。好好的地，也是能长好菜的，城里人真是不知米面贵！你父亲一辈子吃的是轻松饭，就没种过苞谷、点过豆子，你就喜欢吃个葫芦丝调拌面，你晓得葫芦啥时种下的嘍？”他又说：“花园地种些菜蔬，树下牵些南瓜、丝瓜、葫芦，可不尽买着吃强活。”父亲每每听了只是笑。

我家院子在城外山脚下，四周不与旁的人户搭

界儿。祖父一个人在院前院后用步子量宽窄，用粗糙的手指抠地脚。地脚是潮湿透了的，里面有虫蚁，有地蚕儿，有蚯蚓，草从尖儿上挂着些细小的红蜘蛛，跟前早霞光下的露水珠儿比着鲜艳。祖父搓着大手说：“这地好！”看好了地，祖父要种地了。于是有个早上，他和我父亲照例在院子里喝着早茶时，便叮嘱父亲说：“你给置办些家伙什儿呀，我给咱种些粮菜呀！”父亲还是笑笑，说：“你消歇身子吧。”到了傍晚父亲下班回来，并无置办什么家伙什儿，祖父就有些生气。父亲笑说：“你在地里做了一辈子了，还没做够，叫你歇歇，你就歇歇嘛！”

从这天起，我家的晚饭竟不热闹了。往日祖父来家时，我家的晚饭是讲究的，要三凉四炒或四菜一汤的。好多年饿饭吃不饱，以后粮足油足，我们家还是优先考虑吃好，油煎火熬就好！我的祖父与我的父亲，一人一只可装得半两的白瓷酒盅，挺老式的那种，两人就了晚间的饭菜，一盅一盅地对着喝，住住一气就各自喝了三两。我大约也是那时学会了喝酒的，凑两个老人的兴。从这个晚上开始，祖父竟罢酒了，任父亲怎么劝，直是不喝，闷头吃饭，把汤喝得山响。爷儿俩斗气，我们不着直好笑。

祖父离开我家，是罢了好几天的晚酒后。傍晚父亲回家，看见祖父的包袱不见了，就说：“你爷回老屋了。”说完，人就闷了下来，晚间也不喝酒了。我们都不敢出，闷头吃饭、喝酒。老屋就是我的老家。我家卖鱼的，老人在大老林里，林子深厚，山坡地腐质层好，泥巴发黑色，年年种得好庄稼。我小时候在那儿寄住过三年，没亏到饭，打下扎实身板。“一碗泥巴一碗饭”，少年时我在老家听熟了这话。

那时节，祖父做着生产队的保管，专管粮食、籽种，也管乡下肉食的分配。关于种地，祖父一条必骂

院池观鱼记

操世双

走下河堤凑到他身边，想瞧瞧那些鱼，玩了会儿，我厚着脸皮向他要了两条最小的，用废弃口杯装着水，快步捧回院子放进景观池。没想，这两条鱼越养越精神，我便跟身边钓鱼的朋友逐个电话打招呼：但凡钓到小河里的鱼苗，都给我留着，我养在池渠里。

消息传开后，左邻早上送来钓的小土鱼，右舍下午捧来摸的小麻鱼；前天，承包河道清理的老板提着桶，倒进来他在浑水里舀的多鳞白甲鱼；昨天，市场卖鱼的老朋友特意送来他当天从蒙蒙亮就爬起来的鲫鱼和鲤鱼……短短几天，我的景观池渠里就聚了几百条大小不一的鱼。

鱼多了，自然学得喂鱼。我趁深夜失眠，在手机百度上查了资料，网购了一款小鱼颗粒料。拿到料就迫不及待拆开撒进池子，谁知鱼食全漂在水面，没一会儿就顺着竿身排走了，鱼儿一口没吃上。这情况让我犯了愁，夜里翻来覆去琢磨，我这种活水池渠只能使用沉水鱼食，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洗漱完就用盘子铲了半盘鱼食，加温水泡软，用手捏碎揉成团扔进水里，结果很快化成分粉溶解在水中了。我灵机一动，往盘子里加了点面粉再揉成团，这次疙瘩沉底后没散。

起初，每当我撒下鱼食，鱼儿一听见脚步声便躲进石缝，非要等我离开许久才敢探出头来，我只得站在二楼走廊，远远望着它们小心翼翼的模样。

这般喂了近一个多月，鱼儿渐渐放下了戒备。如今我端着食盘走近池渠，大鱼依旧会慌忙钻进石缝，反倒是那些小鱼胆气十足——鱼食刚入水，它们便争先恐后地叨起一块，转身就跑，其余的则紧随其后追逐，活脱脱一群嬉闹的孩童。每当这时，思绪总会牵引着我回到童年的记忆碎片里，偶尔想起初生牛犊不怕虎，竟觉得这话是在说小鱼儿抢食的模样。

在小鱼儿的嬉闹间，常会游来几条稍大些的多鳞白甲鱼，它们扭动着苗条灵动的腰身，绕着食物转上一两圈，很快便向池边石缝游去，那姿态轻盈优美，宛如在跳舞。

不一会儿，成群的鱼儿便纷纷扑向食物。因种类不同，它们的进食方式也各有妙趣：红草小金鱼向来直白憨厚，没什么多余的動作，只是大口大口地吞着鱼食；小麻鱼则像一道闪电，从远处猛地冲

三回人；春里烧火粪，用粪水糞塘火肥，谁若是把地头窝的火粪烝不出酒香味，他便要骂人；夏里薅苞谷草，若是一个太阳过后，苞谷趟子里没现出干茬子，那草竟还半活着，他便要骂人；冬里翻冬地，蚯蚓、地蚕不是满地爬，一锄子下去，没有半锄子深，他便要骂人。老屋生产队一年开三次会，春播、夏收夏种，秋后或入冬决算时，各开一回。会开得多长时间，最后都由祖父总结。他说到最后，总会一句话总结：“千事难万事难，种不下收不上才是难。一碗泥巴一碗饭，是养一家、养一队，也养一国哩！”

晚年的祖父，在我们城里的家满共住了不到一月。他回到山里的老屋，直到去世，很少下山进城。祖父年年在自家菜园子种白菜萝卜、辣子茄子，也种苞谷红苕洋芋。他在时，我们年年要回去看望。快要走到村口了，远远地，祖父一定会拄着个枣木拐，站在老屋前的场院里。从后山岬口下来，越走越近了，远远他就笑了。

老家天地安静。好些年我们回去，老家青壮年大多外出挣现钱了，地一年年种得少了。乡下闲话，三句离不开种地过日子，地闲得多了话也就多了。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说到庄稼，不免叹气；又说到进城挣钱的人老了城里安不下，还不得回老屋种地兴菜喂猪吗！又怀念老品种的味道，说还是土肥浇的粮食好吃。祖父说：“一碗泥巴一碗饭么，老话不打人，悖了老是要打人的。”那时节，一定是我们围在老屋的火塘前，把老酒喝高了。

捧着泥巴饭，我眼前老屋的好田好地翻转起来，那黄的泥巴、黑的泥巴、干粉的泥巴、水黏的泥巴，踩在脚下，捧在手里、糊到墙上、撒到田坎上、制到砖坯里，凑到鼻子下细细闻，真是有粮食的清香味儿。

向食物，叨起一块便掉头逃窜，边游边吞咽；土鲫鱼最是憨态可掬，直接一头扎进食物堆里，尾巴竖起四十五度至九十度，笨拙地摆动着，只顾埋头吞食；多鳞白甲鱼的吃法尤为有趣，它们扭动灵活的身躯从远处俯冲而来，触到食物时猛地翻转身体，用肚皮将食物撞得向上漂浮，随即扭身快速回旋，划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圈后，再用嘴精准地戳向浮起的食物，若是遇上同类抢食，它们还会发起激烈的攻击，用石缝才肯罢休。

此时，池中最大的鲤鱼便会带着庄重与威严登场，它们三五成群，挨挤挤地排着整齐的队伍，慢悠悠地从石缝中游出，小鱼儿们随后便会聚集在石缝洞口警戒，直到四周重归安静，鲤鱼们才会再次列队，向食物游去。

抵达食物所在地后，鲤鱼编队会绕着食物游一周，随即甩动强有力的尾巴，猛地一个鲤鱼打挺，拍得水花四溅。这时，小鱼儿们便会迅速撤离到池渠边缘啃食青苔，中号鱼儿也会自觉停下觅食，三三两两或五六成群地浮在水中警戒，唯有鲤鱼们悠然自得地竖起尾巴，用嘴拱食，那姿态竟像极了猪拱食一般。

这期间，偶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鱼苗靠近，鲤鱼便会张开大嘴，要么一口将其吞下，要么不慌不忙地将其咬成两截，被咬断尾巴的小鱼苗痛得浑身哆嗦，颤抖着拼命逃离。有时，公路上的车辆突然鸣笛，进食的鲤鱼们会像丢了魂似的，瞬间四散奔逃，飞快钻进石缝。中号鱼儿们随后便会聚集在石缝洞口警戒，直到四周重归安静，鲤鱼们才会再次列队，向食物游去。

待鱼食耗尽，鲤鱼列阵，众鱼相从，循池渠巡游，便四散而去，各寻其乐；或是一群小鱼苗围一条红金鱼戏耍；鲫鱼则三三两两相簇，将鱼身垂直九十度，以嘴抵水底沙石；多鳞白甲鱼常成群结队，盘绕于凸起石缝之巅；体躯肥硕的鲤鱼，或闲浮水中静憩，或绕石转圈，以周身蹭擦石面，不知是为解痒，还是在展露鲤鱼特有绝技，其翻动的身躯曲线，全无臃肿笨拙之态，灵动间透着飘逸，令人目不暇接。

鱼族的世界，亦如人类社会，种种情态一一俱全。养鱼、观鱼，注定是我余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乐无穷。

汉阴凤凰山隧道贯通赋

陈伟伟

秦巴腹地，月汉流韵。凤凰振翼起天地，隧贯崇冈矗日月。

岁逢乙巳之吉，虹贯霄霄；时值仲夏之荣，隧破鸿蒙。七月十二，凿贯通而开新域；二零二五，破重峦以通康庄。壮哉！“十四五”交工成此卷，七公里隧长谱华章。

若夫：凿山骨以通呼吸，执盾构而写纵横。岩虎眈眈，乍惊雷槌之怒；石鳞密密，忽偃星芒之锋。斜井探渊，恍若烛龙衔火；正洞贯日，浑如羿矢裂穹。七千米，忧重，中铁一局如执画笔，六百日晨昏，建设工人沐硝烟而挺进。灯火灼破千年暗，机声唤醒万壑春。

至其：预报系统若灵瞳；铜铸脊梁，支护网络如天工。涌泉突泥，难湮志士肝胆；岩爆地火，反淬英雄徽章。断层带里，降魔杵镇九幽；破碎层中，混凝土封八荒。此乃：当代愚公，非仗神鞭驱岳；中国工匠，凭凭科技屠龙。

及至：最后一爆惊山鬼，双端对穿现蟾宫。月河汉水，隧底初执素手；秦岭巴山，云端终架飞虹。二级公路标准，南北天堑终成通途；单洞双向车道，秦巴自此携手同行；昔日：岭树重遮千里目，今朝：隧光瞬耀万叠峰；自此，秦巴无险阻，南北赴新程。

赞曰：非止凿通岩骨，实为贯穿民心。六亿投

资，铸就民生玉带；廿四节气，写成奋斗金经。党委筹谋，似弈棋步步；干部群众戮力，如移山聚蚁。风堰梯田，再添新路；汉阴群众，新勒鼎铭（地理人文呼应）。长隧卧波连阡陌，大道如歌向太平。

且看：信息数字时代，物流似动脉奔涌；世界灌溉遗产，商旅如春潮浩荡。

美哉！隧虹饮涧，已消凌云之难；阡陌飞梭，重谱文峰之章。

壮哉！生动画廊，隧是点睛妙笔；康庄大道，功成当代禹王。

噫吁！后之来者，抚栏壁当知伟业；远之游子，越重山即见故乡。